友外無求白叟之風雅述今此不樂日月其除用是彙哲成書命以忘憂之字雖未盡於士妄要有功於蔆佩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十五終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十六

序

贈劉子本序 壬辰

山陰劉子本先師念臺子之孫也甲申春中予渡江晃先師子本甫成童今年來弔先師則子本已丈夫冠矣哲人既往日月空馳慘然悲傷者久之將歸因爲言以贈曰子思子作中庸以明斯道之不可須臾離也中篇述夫子之言而曰道不遠人蓋既爲人則即有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友之道所謂庸德也德莫先於孝而孝莫大於繼述故於舜與文武周公之際詳致意焉後（炳按疑古字訛）之爲人

子若孫者於其先德之無聞也宜莫如舜於其先德之丕著也宜莫如武王周公子思之意或未之及而後之人可以意通之者也然則子思子其繼述之至善者歟昔者先師立人極以爲教而原其旨於愼獨其於夫子之言若一揆也海內學者尊所聞行所知雖在喪亂豈謂遂無其人然而家學之相守則一世再世以及百世弗可失也常人之子若孫其賢也爲亢宗而不肖也無所於咎至於君子之子若孫其克肖也祗爲象賢而不然也謂之忝世子勉之今日侍於親之側服勞承事孝之小也異日世其家之傳裕昆錫類孝之大也由是而推之天下國家無異道也夫亦盡乎人之所以爲人而已矣龍谿子子之鄉先生也嘗作詩以贈陽明之嗣子有曰嗟君自是神明胄海內望深責亦厚予固不如龍谿而先師之德粹於陽明子也思其責而慰其望則舍子思奚法已子思亦人耳愼毋阻於難而浸浸於流俗之趨俾古之人專美於前則固區區之私願而亦先師之志事云爾

贈張白方序 丙申

張子白方將有東粵之遊行有日矣予始聞而疑爲書問之亦以止之而勢不可復挽矣張子學古之道者也予誠不知爲此行者何心則答曰有友仕於粵其子將歸因以

長途託抑山川之奇麗可憑弔也滕王白鹿白沙甘泉之遺址在焉崇德朱子繼以爲問則嘆息而言家貧親老以及毛生捧檄之義若此者張子所爲弗得已云爾予聞之疑益甚維朋友之道在責善不可則止非所施於張子且張子果以是行也他日悔之必將薄吾黨朋友皆流俗人無尼其行者恥孰甚因爲言以贈之曰古之人所以陟岵而嗟思者爲有母也故勞王事者登高山而望白雲之所在張子之母六十有五當此干戈滿地張子寧不知定省之弗忍疎出門惘惘已與親俱懷萬里憂一旦以友之子故不憚遠行其篤於朋友如是乎且山川之樂樂以外也天倫之樂樂以內也以內易外張子必不出此白沙子當世平道泰之時薦者屢至朝廷命以翰林之職以母老辭明乎祿養之不如志養也其言曰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不存中未必有蓋其志操有介然者至於白鹿之教則正誼不謀利朱子尤切切爲學者示之古有仕宦而黃昏以過釣臺者誠難以面目見嚴先生也張子豈不聞乎茲遊也而果以是其不上慙考亭下慙公甫哉若夫毛生之書則又未可槩論已東漢之日普天率土莫非其臣徒以政亂於上故辭尊居卑假薄祿以養其親而未爲失身也孟子曰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今日者張子以爲

可仕乎仕而受祿可也如其不可則進以菽水而已雖其友分祿以及母於義猶可無取夫已則以處士美其名而從朋友之仕者陰取其實以自腴當世之士多有之不宜出諸學古之道之人也使學古之道之人而亦猶夫當世之士之所爲白者吾懼其涅而爲黑也方者吾懼其刓而爲圓也平生抗顏而談道義者如是乎其必不然也且夫貧窮亦有命也窮乃益堅彼賦滕王之穉子猶能言之惟世之習爲夸誕脫略之學檢諸躬行而無實者聽其言若聖人可立至前古之人皆無足以爲法而實則假以濟其私及乎見利而動毀決藩籬爲世口實不以爲惜是則與夫色厲內荏之小人同類以譏而張子豈若是哉或者男子生而懸弧矢四方之志甚迫於中乎然絕裾以往要亦急於功名者之所爲學道之人不登高臨深復不過時宜聞之稔已予也固喪亂以來局身跼足將守先人墳墓以老志意無從廣也因張子之行輾轉以思有不能釋然者不敢廢朋友之道而贈之以言雖然張子之學本良知家隱微之際要必有自知不欺而不以告人者予也固奚足以知張子張子行矣使予他日撫掌而嘆賢者之不可測也是則所期於張子也夫

鄔氏議卹序　戊戌

始韞斯朱子遊於澉城再遊於龍山與鄔子交厚時韞斯未有室也鄔子有女將及笄諸友爲議昏已而不果然韞斯未嘗不感鄔子之義鄔子亦以韞斯之志有同然而益厚之今年春偕予弔於澉城而鄔子適相遇猝猝別去鄔子徘徊郭門外予與韞斯亦悒然久之季夏爲訪吳子裒仲之疾韞斯出所爲夢鄔子詩示予遂先一日至澉城曰當致鄔子爲信宿之聚韞斯步自北山鄔子之子以疾告望廬而返次日予至相與慨嘆謂友朋聚樂難期如此哉越月而陳子乾初寓書且告鄔子訃也曰行素志節不媿古人今死而家極貧如何又越月而吳子復以書至云行素一病不起家貧親老後事尤無以爲計予過山居弔鄔子素幃空懸門庭寥寂桑麻夾道而未長荆籬成列而初編蓋不禁潸焉出涕也壁間讀陳子文而益痛之歸以告韞斯韞斯曰噫是朋友之責也夫鄔子死而母老子幼鄔子之友在何可令其失養也顧予貧困將曷謀諸予曰殆莫若謀之陳吳二子矣昔者竊見海濱諸友誼至高楚人蔡來雲客遊至龍山諸友館於許子大辛之山房及其室家歲致薪米以終其身比殁而爲之葬許子復爲銘其墓而傳之事未遠也鄔子之行高於蔡與諸子交深于蔡抑壯盛而殁老母悲摧稚子號泣又較痛於蔡微予言陳吳

諸子將爲鄔子謀抑陳子則既有言矣鄔子性狷介身後以家室託友朋鄔子生平未之有可然吾黨要當以可成其不可陳子之言如是吳子之意必有合也韞斯聞而是之屬書其事而往弔且遂將與諸子謀之也桐鄉同學張履祥揮涕敘

黃山先生素問發明序　戊戌

予十三識黃山先生於塾舍時吾師陸子感憤不遇編次詩騷陸子字昭仲有離騷疏及詩鏡行世先生與陸子善數過陸子論古今事每不合爭辨面至赤別去猶未已然不三日輒相念非先生復來則陸子必往嘗慷慨言今日天下一拳可破也予驁異以是及長雖久不見先生知先生非常人崇禎間陸子益困知交絕往還先生獨如故予益敬之略問平生陸子曰是嘗散萬金棄諸生隱於崇德之鄉曲喜以方藥濟人遇富貴人睨不顧飢則閉門不出者也予問過先生隱所先生不我拒情日接大亂而後先生遯跡予里病者求及之餽以錢米輒與人常歎曰官吏殺人寇盜殺人庸醫復殺人人幾何數以道授弟子未有傳其業者與人言復寡所合則益歎曰吾不能奪人於庸醫之手而活之其活後世人矣因取素問論疏之大指多救俗醫之失曰醫病古人詳之醫醫吾志也書成示予曰斯道壞於扁鵲而

幸明於仲景知我罪我其惟此書矣予不解醫讀一二卷測知先生自得者深也癸巳冬予病幾斃羣醫束手親知涕洟先生投以藥一盃輒活改歲抱布一疋稽首先生之門先生笑而受實殊數也葢先生雅不喜貴游遇落魄士則喜若樸夫野人則愈喜故予里二三友生及鄉之負擔皆得內交於先生遇病求方予方求藥予藥倚之以活不啻嬰兒之保姆也先生於書無不讀讀必出特異之見家無長物石鍋一熬藥即登用自海外至老姬一凡用藥物悉出其手是昔者散萬金時物色得之者也能與先生偕隱先生不出戶則同與飢困者也天下後世有知先生者書具在予不述述先生之言及其平生宜有聞之而起者先生姓程氏別字長年黃山人

百一吟小序 戊戌

俗之詩眾矣予竊惡其寄志遁也予蕃先生小石爲山隙地爲圃抱書種菊嘯吟其中俯仰獨得時時發爲韻語既數年彙之積一百一首題曰百一吟葢非有意於詩也其聲情偶中於詩則曰詩而已亦非有意於百一也其篇章偶至百一則曰百一而已予於苕行舟次得而讀之少陵野老之悲彭澤歸來之趣不自知其欲動也情蘊於中而攄於言言之不足故長言之有以知先生寄志遙矣先生

居於闤闠戶外之士擾擾聲利先生寡於欲入郭之甿憔悴征役先生薄於田雙扉自隔風埃不侵諸子躬耕讀書志以爲養有考槃伐檀之風已因序其端以識予跋

施氏族譜序 戊戌

譜之修於亂世益急太平之日室家相保廬井無虞耕者安於畔仕者返於鄉自幼至老墳墓桑梓可覩記也雖隣里之人猶能歷歷推其世數何況宗族乎惟夫衰亂之世賦役急而思樂郊干戈興而謀避地則雖至於輾轉播越而不遑恤至其甚也有父子兄弟而不相識者矣當是時苟非急明萃渙之義詳其世緒以聯合之一旦不幸有如前史所載楚漢而降十六國戰爭靡定五季篡弑相尋民生其時流離轉徙子孫不識祖宗室廬墳墓所在其宗族之人所不至漠若路人者幾希矣仁人君子惕焉念之譜系之修所由弗容自已也吾友約庵施氏去年冬輯其家乘既成而屬序於履祥祥薄於德不能敦行孝弟以維繫族之人惡足辱命而玷以言哉顧茲盛事足爲衰宗子姓兄弟之勸是亦吾友錫類之所及因不敢辭而爲之按譜以序之曰自民之初生莫不有其祖也盛衰絕續之際往往以一時失其傳而遂至於不知其所自施氏自得姓以至密雲公世次不詳者有疑則闕蓋其慎也其自密雲公

以降由縉雲而遷吾邑之濮鎮復由濮鎮而遷郡城之瓶山里三百餘年衍爲二支無闕遺者由譜系之敬守不失也其能敬守不失者由孝義之世篤也其密雲以上失其傳者阻元季之亂不得更考縉雲之譜也自茲以往世更禍亂而孝義彌篤敬慎勿衰雖百世可知也今夫水分流千里而終合者其源同也其不同並行而不相入也樹木之生自榦而枝自枝而杪其勢不能無遠然當果實之成雖至萬億莫不還向其本根故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又曰本立而道生仁人君子亦務其本而已矣約庵氏之學固以一體萬物爲心而其本則修諸門內以化達於鄉黨所以訓其子孫族人者有曰讀書而潛心理道耕稼而肆力農畝孝弟忠信以毋貽祖宗羞則勿披其枝根乃愈固且稱述先大夫不苟與吳興顯族合譜而戒後人守此遠者不可强綴近者不可使疎大哉言矣可爲百世法也嗚呼夫豈獨施氏子孫宜世世誦之哉祥弗類忝於祖父其敬奉斯訓以與吾子姓兄弟從事無斁已戊戌季秋桐鄉張履祥頓首序

自題族譜序

世之修譜修於全盛之日余之修譜修於式微之時蓋全盛之日其修之也易而恒患於雜式微之時其修之也不

憂其雜而恒患於不繼以至於忘其所自來桐鄉自宣德前屬崇德之東鄉張氏由宋元世爲望族至今地號有張村張蕩張橋及東張西張南張中張北張大約其子孫之散處也入國家以來三百年間爲孝義節行及明經士時有之未有登科爲顯仕者諸張之譜亦無一合卽淸風里之的爲張姓者幾族亦有東西張之稱按之譜亦無復合其或有合者蓋未必其眞也予幼孤聞之先王父云吾家世居楊園以園爲號先人常纘舊聞及龍翔僧籍載范刻作載籍輯爲家乘凡十數世置先祠間予長而王父棄世祠室亦災遂不及見訪於龍翔僧之老者已無復存舊籍亦廢悲乎傷已爲人子孫而不知其身之所自及祖宗功德言行與夫世系遷徙盛衰之次豈不痛哉因略述先人祭祀未祧而所及知者自身而上凡五世其的爲吾宗而宜附以傳者凡二支自慙不文無以闡敘先德久未敢出會甲午之歲兄子夭殤而予已見二毛深懼一綫之緒無以嗣續貽先人憂將欲遂成疾病之後鄉里盜作播遷無寧歲未之遑也越三載而維恭始生次年夏俞匐口食以就余懷自念憂患餘生齒髮早衰庸能及其長而授之乎爰於暇日序而傳之凡吾子孫族人其亦各知所重以毋至於失墜也歟戊戌長至日履祥敬書

附修譜例

凡家譜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以甲子年爲始小修小宗之人畢至大修大宗之人畢至

凡修譜以尊行一人宗子一人主之

凡譜止据可知其不知者闕之親者雖微必載疎者雖顯弗及舊聞則存疑可也

凡諱必書字號行必書業必書言行必書出處必書生卒必書居墓必書妻妾子女必書其妻妾無出及再適俱不書

右圖小宗分爲四支因大宗不可考故源流多闕大約君徇一支與吾本支爲近德明一支與敬溪一支爲近但君徇之與本支六世以內無可考不知自何世而分其德明敬溪之支與本支又不知自何世而分以情與義揆之必在十世上下也其餘隣近亦多姓張俱有叔姪兄弟之稱其實有自邱而贅因冒張姓有自潘而冒張姓有自沈而冒張姓有自毛而冒張姓不一而足世遠年多其子孫各忘其祖未有能復本姓者凡我後人不可以是溷入同宗有乖水木之義

飭身儀則序

先友吳子人伯所著日用飭身儀則十有四卷間嘗三復及之肅然敬生又不禁潸焉出涕也其意雖爲初學設然道則大矣蓋修己以敬不外乎是人自能食能言以至沒齒有一日不行其身乎身之所履其自家鄉以至朝廷邦國有一之可不敬乎一之不敬非慝乘焉耳目靡所施手足罔所措戕天理而窮人欲動止拂經彝倫攸斁其不至於異類者幾希矣夫大亂所由生未有不始於理教之放失也登木而歌貍首臨尸而和鼓琴春秋戰國之流極也蹲踞而說詩書裸裼而接賓客荒沈養望自云弘通晉之末俗也世道微之已若乃居處有禮閨門之內肅若朝廷其君子言有章而容不改其小人衽席受下觴豆受惡猶惘惘犯義犯刑者有之乎故曰惟禮可以已亂也昔者聖人欲人之善其威儀以定命也是故經禮以經之曲禮以綸之自爲童子而隨約以規矩習焉游焉出入恒於斯焉使人遷善遠罪默不自知故始而孫弟成而化民也百餘年來學術橫決禮教蕩然生心害政之禍日日以加原校一作生吾願海內士君子致禮以治身心庶幾內外一於恭敬不使放心邪氣奸於其間於以視民俾得則而倣之慎毋踵曩昔放恣之敝推波助瀾以貽生民之烈禍於無窮則家置一書以終吾友未竟之志豈爲迂節乎

贈別林岐宗

天地之爲道化不暫停運無驟至呼吸者古今之象也蒸民之情莫賁草木日月代於上江河流於下昭昭乎其示人察也湯湯乎其動人悲也一進而一退消此而息彼昔之形往而不來今之形禪而速異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其於易也終身焉耳已無俟假年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易六十有四兩言以約之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改者去故遷者取新新而故故如毛髮爪甲之榮且落於膚體而未之或知也不有進斯退矣苟有消斯息矣吉凶悔吝所以迭乘而無端環周而不舍也文言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傳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嗚呼非至德孰能與於斯乎林子岐宗年富而思長疇昔與予言易夜幾半於其別也略述舊聞以贈之時戊戌長至後某日也

送沈幾臣之睦州序　丙午

予自庚子旅食海隅因得交呂康侯先生又得善於沈子幾臣兄弟先生剛介不屈士也幾臣兄弟俱循循守約率禮不愆非義不就使人有故家遺俗之慕焉明年先生與予同館何氏之遺安堂先生年齒長談論道誼志尚高潔遂成莫逆交又明年冬先生竟遠游莫知所適矣又四年

先生之計自睦州至同人悲悼謀所以歸旅櫬者幾臣子慨然請行謂是先君子先叔父深契也吾當相其子往求正斃之次度喪可歸歸之不能即其地買山而葬焉予拜手言曰君之義誠高已喪亂以來彝倫攸斁父子兄弟存不相懷殁不相求者往往見也君以世好之故越數百里謀其喪存心可謂仁矣吾聞仁者必勇乃見於茲其行也復爲言廣之曰今之遠行者推其故未有以仁義出者也君以仁義出則宜進乎是山川名蹟遊者所有事也若乃風俗淳薄人物臧否則忽焉弗問夫子以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山中人心醇樸恒不同於外郡且夫山川自古如斯名蹟古人已往登臨懷遠尋常無不同然惟夫善俗艮心天地之所醞毓先代政教之所醸成也人物之生先後多不相同或乃今不如昔或乃後勝於前聞之而可興見之而可益君於襄事之暇因博訪而識焉今之日亦有羊裘垂釣如嚴先生者乎亦有擊石楚歌如謝參軍慷慨入告力詆誤國而去如江司諫方吏部其人者乎其風流習尚足爲師法者何等也抑爲先生昔日見聞所及遺筆有存焉否也凡此皆仁義之心宜所不釋弗以一事之畢遂已者君其敬勉之哉各再拜以別謹欽

沈氏族譜序　丁未

古者建國必先立宗宗子法行自朝廷逮里巷無一人不知所自是以尊親之化行遜讓之俗洽當是時雖有矜寡不哀無告雖更喪亂不輕流亡後世政教不修人情渙散其事已不能望諸朝廷而萃渙之責專于家族幸而代有賢者聯合維綴之使孝德久而不衰斯家風不至隨世以變其道莫先於明譜系顧世之爲譜不少矣其身既富且貴恥先世未必富且貴也求異代賢達甘附其後而不卹又恥族之人不盡富且貴也援一時强宗勉與之親而不敢異由是一本之義先乖枝葉條枚益不可問矣是則名合而實離彌綴而彌亂耳目所及皆是也若吾郡西河沈氏始遷祖遜庵公於元時自維揚來徙嘉興迄今十有餘世雖分處鄉邑未有一人散亡而莫之考又其仕者直節政績聞於時處者碩德獨行稱於里先後不乏崇禎間予始與子相兄弟交已而交於幾臣兄弟莫不孝友溫恭篤門內之誼慕古而尚賢既殊異乎時俗囂競之習今年秋幾臣以其先府君所輯家乘示予屬爲之序拜而讀之見其由本達支重宗崇實不矜耀於富貴不遺棄於貧賤又殊異乎時俗依附之陋者也乃爲之言曰立人之道仁義而已矣仁道親親親親故尊祖義道尊尊尊祖故敬宗尊祖而敬宗孝德也天之經地之義不可一日而失也今夫

行乎道路與耆老遇不期敬而敬適千里百里見桑梓之人不期愛而愛是無故愛與敬植之自天感而隨動也乃同室之屬有不知愛者祖父之行有不知敬者尊親之道失相習於偷之日久也試與明一本之義則不忍遺其親矣示尊卑之序則不敢慢其長矣親不遺則知愛知愛則仁興長不慢則知敬知敬則義立記有之父子篤兄弟和長幼順家之肥也親其親以至不獨親其親長其長以至不獨長其長則雖施於四國遜讓成俗胥是道也又況戚戚之人循百世而情不渙豈有他乎爰書其末而歸之

祠田經始錄序 丁未

宗族之盛衰隆替豈不以人哉人之賢不肖心之厚薄爲之也始蓋嘗疑吾里無千人之族今思之非盡風土之故也薄習中於人心根本先撥也諸父而無後其家苟富爭爲之嗣以據其所有若貧去不顧者皆是也身苟富且貴族人鰥寡孤獨廢疾者不得復至其門苟貧賤矣遇族人粗給衣食者輒生忮求胥戕胥怨不已如是輾轉流散以迄淪亡何惑乎予旅海濱見士大夫家往往有義田厥族久而不衰云故友吳子袁仲以其嗣田二百三十餘畝與其從兄仲木固相讓爲義田事詳義田記仲木亦推所授永思之祠祠始遷祖以合族屬經制草創仲木卒於喪次越三

載哀仲亦卒弘度先生曰始以先兄繼沒克家者兩姪也今日祠田之任匪予誰始終之爰典其事會族人而誓之以昔所爲條目版籍以遺後人謀久遠也屬敘於予以予昔嘗與聞厥事羣從子弟多有一日之長之誼爾竊惟人之德業所謂始家邦施四海者惟心而已心止周乎一身一身而外弗能及已心止周乎一家一家而外弗能及已心苟周乎萬物澤覆天下可也心苟達乎無疆百世爲量無不可也世人見小而遺大舍遠而圖近一錢尺帛沾沾自私雖父子兄弟不遑卹也乃其所私曾未轉盼他人有之若而人者其量不足以沒身況子若孫乎程子曰人未有不誠而能爲善者也誠斯公公斯溥可大之業也誠斯摯摯斯永可久之德也蓋莫不自篤親之心推之舉斯心加諸彼布衣寒士有以及於物等而上之所處彌高所席彌厚則其所及也彌以博諸子勉之昔者仲木哀仲所以相推讓篤於門內者惟其誠也今日弘度先生所爲皇皇遺其後昆惟恐失墜者亦惟其誠也誠也者事物之所成始而所成終者也天下事非作之難守之難守之久而不廢尤難克誠斯無難近本初生者未大末而後大瓜瓞之義也是穗是菽雖有飢饉必有豐年耕穫之道也毋謂田之所入賦役方繁金貴而粟賤一族所沾曾無幾何苟能

人人以是爲心爰及苗裔將必有擴而大之踵而增之者昔范文正之義田忠宣繼之始克傳久豈非旣有人爲之先又有人爲之後乎是則故人區區有望於繩武者已爰爲之序而并諗之

寄贈葉靜遠序 丁未

西安葉靜遠與予先後遊念臺劉先生之門時先生晚年矣家貧在講筵日淺然及門之友爲道姓名葉子久知予先生歿後十有九年卽海濱訪予旣去又三載訪友至婁東而還與予遇復至海濱訪何子商隱將歸商隱送之西至苕上見同志數人遂道語溪而別時行急不及爲言以贈於後因郡人客遊三衢者敬以一言寄之曰變亂以後師友之道不忍言矣昔之嘗及先生門者多隨世故以變其有不變者死亡略盡未死者非流於異端則傲辟放恣於師門之指不復顧也其能尊所聞不至喪敗者要不數人其數人又不復相見論其指趣與其所得與其所至之淺深遠邇漸悉先生之教久將失傳使後人不能無疑固吾黨小子之罪況吾人所爲望先生而希萬一之似者猶射之鵠的匠之規矩也嘗學於先生不識所以爲先生可乎敢以昔者所聞爲學之方用力之切與所親炙儀刑而不忘者粗述其槩與交勉其守焉亦後死者宜有事也夫

先生所示爲學之方居敬窮理之目也所示用力之切慎獨之旨也葢世之學者務外好夸騰口無實襲良知之詭辨以文其棄義嗜利之奸其歸至於決名教而鮮廉恥先生病之而以生於越鄉浸淫之敝已久非可旦夕以口舌救又不欲顯爲異同啟聚訟之端故與學者語但舉程朱之教使之主敬以閑其邪窮理以求其是且謹凜於幽獨辨析於幾微嚴之義利之界別之闇然的然之趨有志之士苟能於此有得自於彼有棄而不蹈近代邪詖之習以貽天下來世之憂此及門之友所其聞也若夫先生立身之峻偉海內有耳目者皆所覩聞然或舉其大者遺其細得其末者失其本雖及門之友有未之察也竊見先生之爲人在中庸則曰中立不倚在論語則曰躬行君子在孟子則反經而已是以其事親也生事盡其力死事盡其思其事君也進則矢責難陳善之義退則懷食息不忘之誠其處僚友也不爭不黨人自莫敢干以私其臨下也不矯情不干譽亦自不能忘其德其居家也閨門之內肅若朝廷其居鄉也貴而益謙長而彌遜其律己也一介不苟於取予其接物也嚬笑不妄以假人至若取善不遺細微一言幾道即舍已而從之省身不懈幽獨一念偶動必致察而澄之是故其處也有爲惟讀書與教學然恥臯比橫經

之習其出也有常必難進而易退益勵羔羊素絲之風其涵養之粹也溫乎如玉而嚴栗之意未嘗不存其爲義之勇也決若江河而從容之度未嘗有改至於毀譽之來寵辱之臨以及生死存亡之故則固一豪不以動於心纖芥不能移其分者也嗚呼先生一生修身履道固已日月齊光矣吾黨玷於門屏念離函丈以來星霜亟換不覺去壯就衰反己內省平日功夫其能內外一於恭敬不使放心邪氣得以乘之否乎讀書能潛心玩索以求所爲知之明而行之果否乎其存諸心見諸行事者果能盡由於義不入於利一意於闇然不雜於的然否乎凡此皆非人之所得與而當自知自改者也若乃躬行之實其入孝出弟者如何矣其內不失己外不失人者如何矣其能非道義簞食豆羹不受於人矣乎其能一物我在邦在家不欲勿施於人矣乎其晝觀妻子夜卜夢寐亦能無慚無忒皎然不欺於志矣乎追維在昔所爲贏糧擔囊適數百里而見先生初心何以哉特欲自拔於流俗爲君子不爲小人也豈若俗之假竊虛名以遊於世號曰先生弟子而已竟乃碌碌此生宛其以死使人舉其生平盡無足述或乃指而鄙之謂彼固稱嘗及先生之門者也初不能免庸夫匪人之目能不有痛於心予也疾痰繼作精志遂衰行將殁齒無

聞有同草木之腐葉子意氣猶盛來日猶多願益堅厥志益勵厥操益遂志伊雒之深源勿徘徊於兩可益脫屣敝俗之酬酢無虛擲其歲年于以光大德業有耀師門雖使異代聞風興起可也若遂修已不力擇焉不精苟得遽止非徒慙負父兄師友質之初心何以自寧此吾人所當矢之幽獨慎之又慎一息尚存不容少懈者也千里而遙山川間阻生死病健契闊何期耿耿斯懷惟德義交勗而已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古人生於亂世兄弟相戒有如此朋友猶兄弟無忝所生則又當敬念哉再拜而序之

近古錄序 丁未

尚寶李公云予年七十外所見皆後生纖巧淺薄可厭回首往事近古者邈不可追雜記緣以有作也小子祥弗幸晚出少壯已來見聞所經竊疑矣是今距尚寶歿又五十斯年人心習尚益復驍異旅食鹽官時與吾友何子雲耜喟悼及之何子亦出陳耿二公所著紀訓先進遺風暨其家學博公所輯厚語示予課餘展卷蓋不勝彼都人士之慕焉爰取諸書節錄去古弗遠者凡若干條稍爲編次以資則傚抑使後人稽覽知疇昔之世教化行而風氣厚其君子野人各能砥礪整束以章國家淳隆之治迨乎輓俗一二老成人汲汲憂懼若此亦足徵升沈理亂之端已

近鑑序　丁未

書曰人無於水監當於人監竊觀人世興亡隆替之故無古今無大小未有不一轍者也匹士庶人罔與朝廷邦國然浮沈末俗圖厥苟全身家之慮宜各有之且夫艱難以立基劬勞以鞠育所生之懷靡不日冀有成保世滋永爾乃昏泯無知即於淪喪俾前業一朝以盡甚至殞軀殄祀可不大哀因舉少壯越今覩聞所逮足爲鑒戒者筆示後生應知禍敗匪作自天妖災蓋必由人庶其有所畏慎莫敢愆志也哉

贈張佩蕙歸故居序　己酉

君子之於學也以修其身得志則以其道施之天下不得志則守其道以淑諸人以傳之後世若夫厚人倫教子弟則無治亂無窮達一也若此者抱經之士皆能知之而實踐其事者少也吾友吳江張子佩蕙自其幼年從父兄寓於烏戍里距吾家十有餘里予未知有張子張子亦未知有予也丙午過戍里聞其居喪中禮而敬之未幾介予友淩子造予見其質敏而志剛行修而氣下肫肫乎有德君子也嗣是以來往還益密蓋自喪亂以來平昔知交越數歲不一相見者眾矣雖相見以道義觀摩者已不數人也張子不以予之衰眊無聞而屢承下問予亦竊幸日暮途

遠得一畏友雖憔悴以死可不恨今之秋仲將與弟宣城携其孤弟三人孤姪四人及其子各一人去烏戍而返故廬焉惡可無一言以贈乃即其居揖張子而進之曰聖賢遺訓吾人所爲守以歿世者無他修身齊家而已身之修可窮可達而必不可以不仁義家之齊可富可貧而必不可以不孝悌此恒理也以是爲言則恒言也惟其恒故百姓日用可以與能而聖神事業有不能外先儒之言曰一年有一年功夫如菑田如作室爲之有其方施之有其序古之人所以啟迪後賢者經籍所載不爲不詳世惟忽以爲恒弗之從事是以身之不修而日積於非慝家道遂因之以乖父子兄弟之間至有不忍言者矣今夫立身矩法譬則疆畎也門內子弟譬則基幹也基幹固而後垣墉可立堂構可施疆畎修而後耘耔可事比櫛可成然則今日所爲南東其畝面方繩直者緊惟佩蔥宣城是賴夫子弟之敏鈍各有其質遇之通約各有其命難以一槩期也父之於子親賢而下無能毋之於子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固人之恒情世之父兄惟欲其富而不貧貴而不賤莫不驅之於利達之途而工之以干祿之術則以敏慧爲賢質訥爲無能其子弟從之富且貴則驕溢夸詐不知名義之爲重貧且賤則淪喪汙下不能

顧廉恥之大閑佩蔥兄弟之教其子弟固異乎是矣然子弟十數人者一二十年之間將遂森然成族矣其多賢也允爲可敬其或不然也勢亦可畏惟願益懋進其德義而無使頹俗之言行得及於覩聞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俾能視窮達爲一致等豐約爲一節昔聞之克勤克儉大禹所以開夏也令德孝恭君陳所以釐周也身者表也家者景也修諸身刑諸家推諸天下王公士庶無二道也孝經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今日敦行內則所以事親從兄讀書求志莫非仁義之是務其不遇於時也固將使親遜之風成於里俗而遺休可及孫子其得遇於世也可使仁讓之推準之四海而德澤被乎來茲此固君子創業垂統求爲可繼之道也然予之爲是言特恒言也是理誠恒理也初無足以詡世耀俗無如鄙之者眾自非張氏父兄子弟之賢固有難以進勉者乃敢次其語而因以就正焉

衛卹鳴序　王子　即訓子語

衛卹者何予幼而孤蹇長更喪亂入也無歸出也無歸蓋終其身衛卹之人也癸巳冬病自分溝壑已矣明年春得起其夏兄子又喪先人之緒殆茫茫欲墜後三年而長子生又越八年而次子生於是似續之心復切式穀之望不

得不深子乃年踰六九矣因以昔之所聞筆授厥長將以繼述之重責之望之鳴者何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衰疾之人惻怛在心靡從語語託諸楮墨用傳厥聲俾子若孫永鑒勿諼求爲可繼則余之責也夫

錢柏園文集序　癸丑

吾鄉自國初基清江弘隱兩先生並起一以詩文鳴一以道德顯蓋一時人傑也嗣是賓興孝秀甲乙之科未嘗乏絕能樹立不朽者抑何寥寥神宗皇帝朝李尚寶錢中丞同時而顯然以方諸古之作者已不能無遜焉此鄉邦典型所以往往而絕也予與錢子柏園幼同師長同業嗣徽繼響之志蓋亦未嘗無也乃中更喪亂艱難百歷流離顛蹶之餘飢寒愁悴雖不忍廢棄於學而氣亦稍折矣予株守井疆足跡不踰浙右柏園嘗走數千里訪名山遺賢逸老以自補其不逮其詩若文成卷帙者蓋若干焉予無所就也疾病繼之矣人事又拂之坐見老死而無小成也柏園抗志强學豐于才而嗇于遇今也行年六十意氣不稍衰一旦裒集所著而屬予敘予謂得失高下傳之異時自有論定之者不具論爲敘其本末以告來世使知其槩視夫古之英傑穹然發憤而圖不朽於天壤者遠近何如也

紀交贈計需亭　癸丑

計子需亭之與予交蓋自壬辰秋也始予寓於屠子閻伯之家需亭夜過而偕止焉閻伯家梅里在海甯嘉興間爲武林姑蘇孔道士人勝衣冠即無不廣交遊談社事浸淫既久乃至筆舌甚于戈矛親戚同于水火予嘆息而言曰昔之日數十人鼓之數千萬人靡然從之樹黨援較勝負朝廷邦國無不深中其禍政事之亂亂於是官邪之敗敗於是人心之溺溺於是風俗之敝敝於是今者禍亂已極一時人士不能懲創既往力圖厥新顧乃踵其失而加甚焉詩所謂載胥及溺淪胥以亡者也需亭蹙之謂予曰惜乎言之無益弗克挽也已是夕縱言及於他事莫不相得甚歡明日別去竊謂於今之日而有不惡聞此論者類非流輩所及由是識之不敢忘歲戊戌予旅食郡城需亭屢過予明年予以顛沛之故辱在泥塗需亭不予棄復訪予於郡邸自是交益密每從海濱何子往還即無不相見相見未嘗不誼爲加篤也今年春商隱語予曰需亭子行年七十而氣志不損又率子若孫奉其壽母九十有二吾黨天倫之樂孰過於斯且出辭壽之文示予而述其言曰壽我我不敢受教我我不敢辭予讀而遜敬之古昔所稱乾乾不息俛焉日有孳孳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殆其人歟天倫之樂苟非厥德允修何以克致乃屈指歲月不勝重有

感焉溯昔邂逅一遇彼此皆壯夫也忽越二十餘年猶旦暮間事嚮之抵掌努目以主盟會者存焉者幾迨夫蓋棺總其生平論定之求一善之名不易得也需亭子落落於世年彌增德彌邵雖予顛沛之餘猶得苟延視息以從其後勗哉君子慎無以年自諉也即若衞公自爲懿戒之時俯視吾黨眞小子耳願益勉其耄而好學之志以日進於無疆之德業使異時論述古今之人謂睿聖武公而後復有若睿聖武公者豈不休哉若予幼而失學長無聞知弗敢上儗也昔者李公問於周子曰吾欲讀書何如周子曰公老無及已聽吾言可也他日其友見而異之曰汝從茂叔來耶予少於需亭七年耳使自今以往得遇周子其人者願從而問焉庶幾吾友或有異前之目乎然與需亭交不爲不久而不能少進於往日雖濂溪其如予何此固予之深懼敢推需亭子之意而敘其本末一以見交惟德義可不媿乎久要人惟德義之懋可以不虛長世而亦兼以答何子也

壽序

陳母葉太君九袠壽序

余與陳子乾初並遊山陰先生之門以兄禮友陳子有年矣陳子長予者七載其兄二人皆將杖於鄉矣兄子八人

年皆視予不遠予得交者爲爰立潮生槎光每至陳子家輒見其二子長者爲敬之知學問今年九月其母葉太君方九十予從諸執友後奉觴以進太君出見子之友而受爵齒髮顏色如七十以下者步不杖聰明如六十以下者諸孫或先或後從道之不俟引翼余則何以祝太君蓋夫詩書所嘆誦舉世所稱願不能必之天與人者則愛者多爲之祝而庶幾焉今太君之壽上壽矣太君之身安且寧矣太君之子若孫踰艾而耆矣林立而壯盛矣抑又賢而好德矣余則何以祝太君不然則將以勉陳子夫菽水以歡其親其親可以安之於人子之心終有憾陳子家非富有而衣帛食肉可以不匱太君又不惑於釋老之教却酒肉以速其衰然或子之不淑毀廉隳節以爲親僇遠游涉險以貽親憂亦無如之何陳子飭躬立行不求聞達與其兄弟子姪怡怡溫溫朝夕承事於太君之側則又體養志養無不足也雖然予則終以勉陳子蓋凡本乎天者莫爲而莫致故有幸有不幸本乎人者盡人皆可自爲而自致而容有不得自爲與不得自致者則亦有幸有不幸年至期耋而身樂康子孫衆多而養豐給此本乎天者也陳子可謂幸矣多賢而懿德是好本乎人者也陳子可謂幸之幸矣然而德者求之皆我固有而雖聖人猶亹亹焉孟子

言三樂次之以仰不媿天俯不怍人有以也必能盡天之道而後可以不媿於天盡人之道而後可以不怍於人是以子臣弟友夫子未能而修己之盡堯舜猶病也近世學者於道粗知嚮方遂自矜許上無古人甚至信一人之臆見薄尊聞爲流俗足己自賢而無復求益之意非聖人日進無疆綏其福履之道也夫崇德之量至於效天而已矣古之人修身以立命事親也如事天事天也如事親故德盛而休祥集之陳子據今所至益以懋修厥德不自滿假於先民之遺訓篤信精求遜心以從歸於至善之則以馴至於踐形惟肖而後由事親以達之事天均爲克家之乎故曰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以是干百祿而稱無期寧有既乎予故奉觴而祝本乎陳子兄弟子姪之賢而好德廣之天人之說以侑太君之觴雖然予則何以勉陳子

壽周母吳太君六袠序　甲午

余友周子鳴臯之母吳太君以甲午之季秋十有九日凡爲甲者六周六甲之壽壽未上也顧太君稱未亡人者垂三十年太君之至於此日非易也不可無祝小子張履祥敬與邱子雲陸子裕弘淩子克貞朱子天麒許子在明吳子泰奉觴而進祥長因屬辭焉七子者地同志同與周子

皆學易遂以易之義宣言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利貞者所以爲元亨也於令爲建申酉戌之月當夫白露下零嚴霜疊降觀剝而往幾於無陽矣然而來復之本恒必於斯方太君之稱未亡人也周子甚幼寡兄弟太君以一少婦提攜保育孤危哉而漸且長有室矣孫子繩繩矣修身力學而克家矣太君下機杼而安溫凊含飴漿而弄孫子殆如窮陰之後東風至而品物其蘇也當是時周子學益進志益强似顯榮之事無不可致之親者而天地易位明入地中周子隱矣其守身明志亦若太君之稱未亡人之曰也周子可謂能以志養矣周子之學讀太極圖說西銘而渙然有得也太極圖之說曰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又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西銘之言曰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周子於此蓋已體之親而見之卓矣非若世之學者口耳而無實泛濫而無歸者也然周子學務益晦志務益勵閉戶課子非聖賢之書弗妄接非義弗苟取與非硜硜然如七子者不數數與通往來易履之六三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太君有焉坤之六四曰括囊無咎無譽周子有焉周子可謂能以志養者矣天地之理無往不復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故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周子勉之其及此困伏蒿萊

萬物無相見之日於主靜立極之義庶幾哉積之厚而造之深焉將見有諸己者充實而光輝致諸用者刑寡妻而至兄弟以及御於家邦準諸四海此又橫渠貧賤憂辱玉汝於成濂溪元亨誠通利貞誠復之旨周子所以壽其親於無疆惟休者宜莫如此矣余七子者皆未之逮也周子勉之乃酌酒再拜致辭而退

壽二母 并序

予不得父母也壽倍樂人之壽其父母蓋樂人之所樂者益以悲己之悲也友許子寅之夏母吳貞八年周甲子友屠子辰之夏母褚貞八亦年周甲子二子皆辱交予皆能以志養其親者也予感予母艱貞如二母而年弗逮二母予之孤苦如二子而志業弗逮二子其於己也悲無期則於人也誠樂無期田野之夫親未耜廢筆墨久矣不足述懿德而垂久遠從以友朋之素不敢自外勉獻一言等諸溪毛葑體云爾

羣物並毀金石獨壽百卉具腓松柏獨秀正性不移自天斯祐賢哉二母德音實懋一德曰貞孝慈則又罔替乃先克開厥後厥後伊何人養以祿已則以志節孝其儀和靖焉企道惟一揆學之斯至彼自古難君子之子不辱其親孝無終始名立行成千秋形史厥美惟馨厥武維嗤凡民

罔弗知曰丹而載曰膏而頤將其來蛇蛇懿厥二子泊然自持匪異是資緊母是師小人有母未敢絜芳庶其比者靡艱弗嘗歲燠而淒大有而漿得子之劬未得子之康爰頌母齡既陵以罔覆載以蒼我友敬矣夙夜就將匪竹帛是光維德云備乃天地無疆原校云有自跋

壽吳母序 丁酉

丁酉首夏予與同學諸子訪友於苕溪將歸吳子市絹素問之曰以爲嫡母六袠壽同學諸子僉曰宜有以壽吳母予曰義固不可以已然吾黨之爲吳母壽宜莫如吳子自爲其母壽也蓋吾黨交吳子因知吳子之母十年以來有至其家者有未至其家者今焉相率奉觴以進頌母德而獻祝焉吳子樂其親之志固所欲得於朋友然特一日之事也方吳子之幼也處士公捐館舍吳母攜諸孤遙遙未覩成立宜戚然於心今諸孤原校一作孫蔚起而吳子兄弟復能肆力於學問親賢樂善不求聞達宗族鄉黨爭稱願之吳母之心宜稍慰吳子之兄吳母生也降年弗永而吳子視其子如已子又力營處士公窀穸與二季弟貧約自甘靡有間言家庭之間雍雍怡怡朝夕將愛敬於母吳母之心宜益以喜此則終身之事也夫十年而修一日之祝與夫朝夕之將事其數固已懸殊若乃德益修學益懋以愛

日之心夙夜自勉異時立身行道誠無媿於古之聖賢使天下後世稱吳子者莫不推其所自則吳母之德將與古之聖賢之母施令譽於無窮則夫所以壽其親者豈特旨酒羔豚百年之康樂而已哉予與同學諸子翹首跂足而願慕之矣爰書其語以贈邱子雲陸子裕弘周子我公淩子克貞朱子天麒忝子履祥里居不遠與吳子泰於學有同志云

壽淩老先生七袠序

始小子履祥與同學邱子雲陸子裕弘周子我公沈子蘭先朱子天麒吳子泰徐子善與淩伯子先後爲志義交登堂請謁當是時先生方六袠淩子不以聞今仲秋十有九日則先生七袠懸弧之辰也淩子謂朱子曰予無以說吾親願勿聞諸同學蓋淩子所以壽其親者固自有道不在區區一觴一詠也顧小子之敬不可以不修因攜尊罍戒盤匜而獻誠焉且致詞曰自干戈以來凡人間喜慶之事久不與於豆觴之末矣間聞歌吹鐃鼓忽不自意中心怦怦若震驚然惟康高年介眉壽輒欣然樂就竊以爲耆成之人天之所厚意在茲也抑亦爲人之子樂之古人經營四方則不遑將事養不逮親則感歎劬勞卽祥數人中稱具慶者惟沈朱二子令母無恙者惟周吳二子然皆未屆

古稀也今先生既壽且康和氣滿容而淩子兄弟左右將事克盡懽心當此陸沈之世天倫晏如慈孝無間可謂極生民之至樂矣雖然猶世人之間有先生與人共之也淩子整躬力學非先古之法言不言德行不行凡夫學術之純疵政治之得失人品之端邪源流本末莫不條貫究而豪芒析也又抱玉深藏惟世之得聞是懼羅公一峰云古之君子榮親以德義今之君子榮親以爵祿夫讀書而首甲科其於世之顯榮亦云赫矣公之欲乎不足者乃在德義淩子之學不難致身通顯如羅公而顧視之如糞土方亟亟焉益求所爲欿然者而致之於親先生於此寧不顧而樂之乎先生生於吳興之右族詩書之澤既長父二華公以孝友直方著聞享年及杖於國先生復以盛德世其家淩子兄弟繩武於後將益進而光大之父作子述三世一揆禮義篤於閨門親遜孚於族黨未嘗富而無求於人未嘗貴而見重於世以先生七十年間靜觀里俗倏榮倏落車馬蒿萊墟井變易不知幾何而一家世德悠悠彌懋詩人所詠令德壽豈其眞可謂令德也已可謂壽豈也已若此者世人或未易有先生之所獨也小子祥不敢以方來未艾之福履效世俗之祝爲先生壽惟本乎先生之固有者偕其同學舉觴以壽先生而因與淩子相勉於無窮

也

壽沈德甫六袠序

嘉善沈德甫先生忘其年下交於予今六月九日則六袠懸弧令辰也檇李施易修偕其友許元龍徐敬可高子修過予屬爲文以壽之予無文固辭不獲因率而言曰凡世俗之爲人壽者多爲頌美之辭予謂非所宜施於朋友朋友之道宜相下相勗期於有成葢自有天地以至於今其爲甲子不知幾何歲矣其間烝民之生一周甲子與再周甲子者不知幾何人矣乃天地如故而人之代謝無異草木之倏榮倏落而莫與久存也其配天地而久存者惟聖賢之盛德大業傳焉是以夫子至聖猶假年以學易衛武公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曰無謂我老耋而舍我瞿瞿然葢不知老之將至也先生生而孤長益窮困又數遘奇疾幾不克有其年矣然能自振拔初受業於忠憲高先生之門人周氏遂慨然志於正學而不甘於流俗其師既沒則過山陰謁劉先生而友祝子開美又數從燕入韓參夫游乙酉以後造扁舟浮游三吳間賣卜貿茶以自養訪遺老之猶存及幽棲之素士相與講道論業於野田草澤之間毅然擔荷雖壯夫弗及也夫天地之道惟富有而日新故歷日而月歷月而歲歷歲而世以至於久而不敝今先生

之求友力學歲月已邁而志氣不爲衰止過此以往行見其德業之益懋而靡已也使先生生於盛時隆以國庶之典授几杖於朝固不爲之加益今也布衣蒯屨酌水茹蔬與二三退士切劘德義亦豈爲之加損葢人固有所以久存者而不與乎區區榮落之數也吾黨勗哉其年之未及乎先生者固當以先生之求友力學勉其所未至其窮困疾病之不若先生之甚者益當以先生之能自振拔及時而進德矣因各舉酒相屬而退同學小弟桐鄉張履祥敘言

費母壽序 丁未

予與費子佩三相見於沈石長氏講授之堂氣貌恂恂年三十餘執禮恭謹若成童然者已意其家教之有素矣又使其子受業於沈尹同氏私異父子先後師資皆予畏友抑何賢而好德也今年春季費子以母丁孺人七袠懸帨之辰乞言於予曰母氏勤勞克相先君立厥家教育家琚兄弟使知親賢就學今茲幸壽且康自念無以爲母慰者庶得長者一言用光絪帙予辭不克兩沈子連爲之請且道母德不置然後知費子之賢誠有所本也已念之母德之懋誠若所言自足顯聞於時受福於天初無藉乎人之揚詡也又況所爲揚詡之人甚不足以輕重於世然則爲

費子者將以人之言壽其母不若己之德業益修爲足大壽其母也每見世之貴人富室厥父母壽耇莫不列屏障肆几筵錦章華軸頌聲洋洋未幾而頌者與所頌者忽如春禽秋羽越令踰時而已寂若無聞矣是則有言不足爲益無言不足爲損明甚昔者孟子之母固聖得孟子而行益光朱子之母雖賢得朱子而傳益永孟子之爲母壽遠不得聞然至今稱之誰則大年有過之者若夫南宋之日要與今時不異當朱子盛時同官之僚友同道之英賢與夫韋齋先生之故人舊德其爲名公碩老所以奉壺觴而進頌禱者不知其幾於今誦述則惟朱子自爲壽母之詩足令天下後世之爲人子者聞而興起也其言曰人間榮耀豈可常惟有道義思無疆又曰但願年年似今日老萊母子俱徜徉休哉可爲法則也已是詩也費子周旋吾友之間習有素矣但能率其門內修身履道以康孺人孺人見子若孫德業日起殊有異乎他人之子若孫其鄉黨賓朋歲時過從亦莫不爲孺人慰曰幸哉有子若孫如此豈不賢於日進金罍而祝祺壽於無疆也哉孟子謂人皆可爲堯舜而云不可以學朱子之所學愚未之聞也或疑祝與規宜有異予應之曰小人有母悔不克盡一日之力也秪以幼不知學之故今焉費子之母旣壽且康爲費子慶

固宜爲費子勉況乎吾友嘗教我矣匪惟頌之因以勗之
蓋實本斯義爾遂次其言以贈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十六終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十七

記

鄉約記 附記三條

天子戊寅二月既望春和土滋風物恬樂令君盧公修故事於鄉偕邑博士以來集鄉之貴者高年者與士人百姓於清風里而申其約焉既畢至升堂樂作行士相見禮賓主辭讓即席盧公西嚮坐次博士各以職降亦東西相嚮坐次進士之家居者次孝廉次鄉進士次國子生次博士弟子員皆東西嚮坐各以齒降次典禮生東西嚮坐亦以齒次畸民次耆老次里之長市之甲皆東西嚮立爲二臺